

文化工作社

世界文學譯叢

維·涅克拉索夫著
李霽野譯

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



文化工作社

世界文學譯叢

— 3 —

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

維·涅克拉索夫 著
李 霽 野 譯

一九五三年三月印行



世界文學譯叢

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

In the Trench of Stalingrad

原 著 者 V. N y e k r a s o v

翻 譯 者 李 霽 野

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
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

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

有 版 權

一九五三年二月重排初版

編號(荒008)印數1—10,000

類別 文學藝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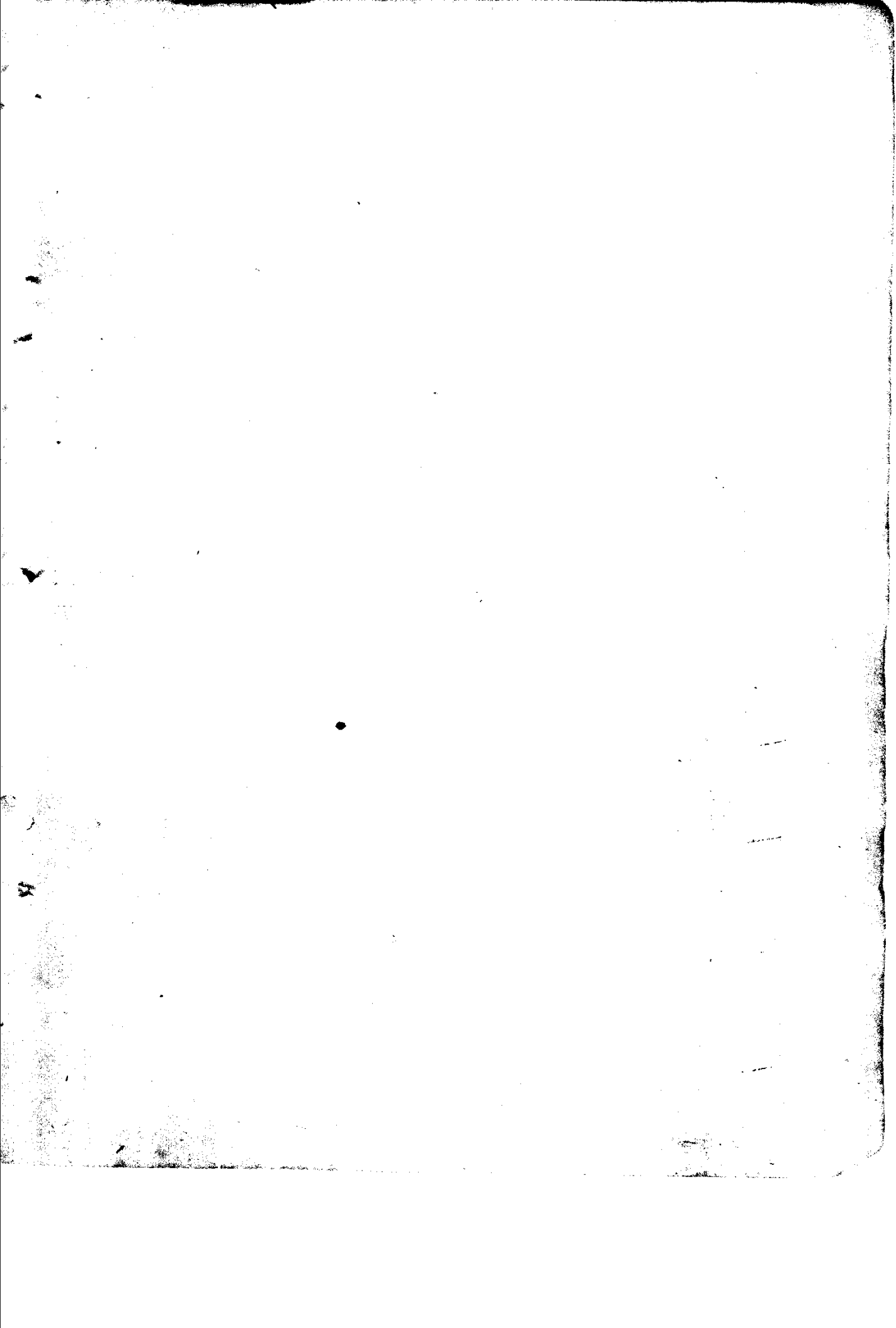


維·涅克拉索夫像

重版小引

這本書原是根據英文重譯，以史達林格勒爲書名印行的。現在因爲要重行排版，我就藉這個機會按照俄文原著名改正過來。內容我也重校了一遍，主要的是拿目前較爲通行的譯名換去舊的譯名，例如將窩瓦河改爲伏爾加河，其餘只修改些個別的字句，沒有什麼重大的修改。

譯者 一九五二年七月三日。



第

一

部

退卻的命令像青天霹靂一樣來到了。頭一天師總司令部還送來防禦工事的計劃——築第二道防線，補路，修橋，並命令我派三個工兵去趕造一個師俱樂部。早晨他們還給我們打電話，準備舉行前線歌舞會。有什麼能比這更為平靜呢？伊戈爾（Igor）和我特別刮了臉，理了髮，洗了頭，並且還洗洗襯衣，這時我們正躺在小溪的岸上，一面等着洗的東西乾，一面看着我們的工兵替我們的偵察兵造小小的木筏。我們躺在那里吸煙，一面在彼此的背上拍打肥大的馬蠅，一面懶懶的望着我的副指揮官沒入木筏下面去看它們是否結實，他一時顯出白色的背，一時顯出黑色的脚跟。

突然間，總司令部的傳令員拉查連科（Lazarenko）遠遠的出現了，在他從田野間飛跑的時候，他用手扶穩斜掛在背後的來福槍。我觀察他的步度，望着他飛跑，我明白有什麼與音樂會無關的事情發生了。大概又是陸軍總部或前線總司令部來視察吧……那就又得到前線去，領看防禦工事，並且聽取批評。要費一整夜的工

夫。全部責任都在工程師的肩頭上面。

拉查連科從籬笆上跳過來。

『唔唔，有什麼事？』

『中尉同志，參謀長請你去，』在他微笑並用帽揩去臉上的汗珠時，他的白牙齒閃光。

『請誰？請我嗎？』

『請你，也請化學隊的首領。說是要五分鐘之內到那里。』

『什麼事呢，你知道嗎？』

『鬼知道，』他聳聳肩頭，全身汗濕了。『假如你能夠推測……所有的傳令員都派出去了。上尉剛剛上床睡覺，聯絡官就來了。』

這就是說我們要穿上濕的襯衣短袴，到總司令部去。排長們也被召了。

我們到時，參謀長馬克西莫夫(Maximov)並不在。他在團長那里。在總司令部的地下室裏，有特殊部隊的指揮官和參謀們；第三隊的塞爾建科(Sergienko)是唯一的營長。沒有一個人知道一點情形。瘦長的聯絡官司維里夫(Sviridov)中尉，正在收拾馬鞍，一面抱怨，一面咒罵，盡力要將繫鞍的腰帶繫緊。

『師參謀部在裝載東西呢。此外再沒有消息了。……』

他別的再不知道什麼事了。

從北方地平線外，傳來斷續的隆隆聲，德國的轟炸機緩緩的在那方面飛行。

『那些私生子，是向瓦綠基(Valuiki)飛的，』沙穆西夫(Samusev)惡意的吐着唾沫，說。『六十架。』

『他們說，已經轟炸瓦綠基了，』戈基拉茲(Gogiladzye)說——他總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。

『是誰這樣說的？』

『昨天在八五二聽說。』

『他們知道得真多。……』

『多也罷，少也罷，這是他們說的話。』

沙穆西夫嘆嘆氣，轉過身去。

『你們偵察兵們，大可以不必費事掘地下室了。只是給德寇臨行送禮罷了。』
戈基拉茲笑了。

『說得正對。一掘完，就得移動。這是我所掘的第三個地下室，我沒有在一個裏面度過一夜。』

馬克西莫夫從少校的地下室露出來，到我們這裡，身子直挺挺的，彷彿檢閱一

樣。從他走路的樣子，我們總老遠就可以認出他來。他顯然不是在脾氣最好的時候。伊戈爾的衣和袋沒有扣上。戈基拉茲少了一個肩上的星章。要得告訴他多少次呢？他問到有誰沒有來？——兩個營長不在，首席聯絡官前一天被召到師總司令部去了。

馬克西莫夫不再說話了，只挺直身子，嚴厲的坐在戰壕邊上，像平常一樣，每個鈕子都扣好了。他吸着魔鬼頭的煙斗，連看我們也沒有看。

他一到，人人都不作聲了。只是爲要顯得忙碌，有的人在地圖盒裏，有的人在口袋裏摸索——這是軍隊的本能，有上級軍官在跟前的時候，總要作一點事。

第二羣德國轟炸機順着地平線飛行。

兩個營長到了——一個是第二營的加泊爾(Kappel)，身材寬厚，並不年輕了，外表頗像一匹虎頭狗，一個是第一營的希雅葉夫(Shiryayev)，帽子戴得俏皮，嘴裏鑲了一顆金牙。

他們的敬禮是都有特色的——加泊爾像是非軍人式，成半曲線的手掌向前，希雅葉夫卻是規矩的軍人式，報告到最後時手指在帽邊一揮就閃開了。

馬克西莫夫站起身來。我們也照樣作了。

「你們帶了地圖了嗎？」他用嚴厲粗糙的聲音說。他的煙斗已經滅了，但是地

還繼續機械的抽吸。

『拿出來。』

我們拿出地圖，馬克西莫夫也將他的摺皺的手摸髒的大地圖鋪開，圖上從東到西，彎彎曲曲的，畫了許多紅色的粗線。

『把路線記下來。』

『路線是很長的——一百公里，在諾弗—比蘭加亞（Novo-Belenskaya）終止，所有人都要在六十個鐘頭之內到那里集中。』

馬克西莫夫在腳跟上磕去煙灰，用嫩枝清理了一下煙斗，又將它裝滿。

『一切都清楚嗎？』

沒有人答話。

『在我看來是清楚的。我們二十三點起身。第一段是三十六公里。中午在維哈那亞杜凡加（Verkhaya Duvanka）停下。進行時當然有衛兵和偵察兵。十分鐘內就可以從科沙科夫（Korsakov）得到行軍命令，已經在起草中了。』

每個字都清清楚楚——馬克西莫夫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無線電播音員。

『第一營留在這裏。清楚嗎？掩護退卻。記住，一切東西都要帶着。不能掉隊。是長程的行軍。要注意靴子和襪子。……』

他用力吸煙斗。他的細瘦的白指頭握着煙斗。他的閉小的眼睛轉向希雅葉夫。

『你留下的有些什麼，營長？』

希雅葉夫扯直了衣服。

『可以作戰的人——二十七個。連車夫和病人計算在內，一共有四十五人。』
『武器呢？』

『兩挺機關槍。三挺輕自動機關槍。兩座八十二公厘臼砲。』

『多少臼砲砲彈？』

『一百。』

『有五十公厘的嗎？』

『一座也沒有。火藥也不多。每挺機關槍有兩帶子彈，每挺自動機關槍有五十六盤子彈。』

希雅葉夫說話沉着緩慢。我覺得到他是興奮的，但卻極力不顯露出來。他的腰帶束得緊緊的，肩直腿壯，輕輕合起的手觸着袴縫，看着他是令人愉快的。從他的敞開着的衣領露出三角形的一塊襯衣——奇怪，馬克西莫夫竟沒有爲這責備他。

『這……樣……呀……』馬克西莫夫細心的摺起地圖，塞進盒子裏去。『那麼，清楚了……工程師柯然契夫（Kerzhentsev）留在你這里不走。明白嗎？支持兩天。八號

天一黑，開始退卻。」

「同一路線嗎？」希雅葉夫簡短的發問，眼睛仍然看着馬克西莫夫的臉。

「同一路線。你要是在那里找不到我們——那麼，你自己就知道怎樣了。……別的沒有什麼了。」

希雅葉夫點點頭。沒有人說話。有人——我想是加泊爾——深深的嘆氣。

「我說過——別的沒有什麼了，」馬克西莫夫嚴厲的轉向他。「各回崗位。」

「現在我們把人也撤走嗎？」第三營近視的指揮官問，他看來像是一個科學家。

馬克西莫夫的蒼白臉面上泛起一陣生氣的紅色。

「你是在前線，還是在什麼地方？要所有的人都被殺嗎？應該有時間學會用腦子了。……」

大家都站起來，把沙和草從身上拍掉。

「你兩個人進到這裡來。」這話是向希雅葉夫和我說的。

地下室又小又濕，發着土味。一張我們的防禦工事圖鋪在桌上——是我的作品。我畫了一早晨，要急於送到總司令部去。限我在二十點以前畫成。現在馬克西莫夫把它折得整整齊齊的撕成四半，在石蠟燈上燒掉了。紙發捲，發皺，變黑了。

『德寇到了服洛涅日(Voronezh)了，』他無精打彩的說，一面將黑灰在腳跟下蹂躪。『昨天晚上……』

我們沒有說什麼。

馬克西莫夫從桌子下面拿出一個鋁質的水瓶，是粗呢蒙着，上面有飲水杯的。我們輪流着喝了。家釀的燒酒酒力很強，燒着我們的喉嚨。我們吃酸泡菜下酒，大家又再喝。

馬克西莫夫用手指摩擦着他的鼻樑。

『一九四一年的退卻中有你嗎，希雅葉夫？』

『有的，直接從國界退卻。』

『從國界……你呢，柯然契夫？』

『我沒有。我那時在預備隊。……』

馬克西莫夫漫不經心的吃他的泡菜。

『事情完全糟糕了。逃不了被圍。』他一直看着希雅葉夫的眼睛。『節省火藥……你要在這里兩天——除了維持外表所必需的之外，莫要開火。避免作戰。尋找我們，而且不斷尋找——我們總在周圍什麼地方。若是不在諾佛——比蘭加亞，就在那附近。不過記住了——你也記住，柯然契夫，』說着他嚴厲的看了我一眼，『八

號以前一步不能離開這裡。清楚嗎？就是地在腳下開了裂，也不能離。這是少校的命令：「留下希雅葉夫，讓柯然契夫幫助他。」這是有意義的。……是呀。你的供應品你想怎麼辦呢？」

希雅葉夫微笑了。

「用不着供應品。你把它們帶走。留下三輛裝火藥的車。這就足夠用了。」

……

「好的，我們帶着。」

「你相信夢嗎，柯然契夫？」馬克西莫夫突然問，於是不等回答，又繼續說：

「昨夜我夢到我的兩個門牙落掉了。」

希雅葉夫笑了。他自己的牙齒是既整齊，又結實的。

「老太婆們說，這預兆有什麼親近的人要死。」

「親近？」馬克西莫夫懶洋洋的在一片報紙上畫曲線。「你們結婚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們幾乎同聲回答。

「可惜。……我也沒有結婚，我現在覺得惆悵。男子需要妻子……像他需要空

氣一樣。特別是現在。……」

他所畫的曲線似乎變成婦人的頭了，有長的睫毛，和心形的嘴。左眉上面有一

塊愁。

『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，柯然契夫？』

『不是，爲什麼這樣問呢？』

『哦，沒有什麼。……我認識一個人，叫柯然契夫……在戰前……希那達·尼古來葉夫那·柯然契瓦（Nikolai Nikolayevna Karzhentseva）。是你家本家嗎？』

『不是，我在莫斯科並沒有親屬。』

馬克西莫夫在地下室裏走來走去——因爲天花板太低，彎着腰。我覺得他要告訴我們什麼事，不過他不是覺得不好出口，便是還沒有決心說出。

希雅葉夫看看他的手錶。馬克西莫夫看到了，便站起身來。

『是的，去罷——剩下的時間不多了。』

我們站起身來，離開地下室，馬克西莫夫跟在我們身後。槍礮聲沒有了，只可以聽到蛙鳴。我們站着聽了幾分鐘。一棵松樹的陰影幾乎伸到了地下室。兩顆白礮彈在我們頭上打呼哨，要在我們身後什麼地方爆炸的。顯然是從八十三公厘白礮發出的。希雅葉夫微笑了。

『還在向小叢林裏轟呢，那里三天都沒有礮座了。』

我們傾聽，但是沒有礮彈再過來了。